



## “副”过的假期

◎赵自力

我是农村出身，少年时代的每个暑假，都与副业有关。

小学低年级时，一到暑假，就跟着大人上山挖药材。老家山多，药材也多，那时山上到处是挖药材的人。戴一顶草帽，拿一把小铁铲，就可以上山寻药材。

挖药材是苦差事，天气炎热不说，常常翻山越岭，还有虫子叮咬。但正值年少，顾不了那么多，觉得有大人们带着，总归是安全的。每天挖回的药材，要及时放在石板上晒，几天就可以晒干。一个星期赶集卖掉，总能挣些零花钱。

父亲请木匠师傅打了个小木箱，说给我放零钱用。自此，我把挣到的钱，分分角角的都小心放进木箱里，有空就数一数，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

因为挖药材，我晒得像条泥鳅，但非常快乐。父亲说，靠劳动挣钱，心里就踏实。

再稍大点，我就跟几个伙伴去卖冰棍儿。那时，我们那边农村里都还没有冰箱，能在炎热的夏天吃上冰凉的冰棒，得靠买。我们在木箱里绑几层棉花，小缝隙都被塞得严严实实，冰棒放里面半天融化不了。为了醒目，我还在木箱外用毛笔写了两个大大的字“冰棒”。每天清早，我就到街上的冰棒厂排队，每次大约进100根，一根赚两分钱，一天下来也可以挣两块钱。在那时候，两块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呢。冰棒批发回来，和伙伴们把路线一规划，匆匆吃口早饭，骑着自行车就开张了。每到一个村庄，我总去找路旁的大树，那是乘凉的好地方，人自然就多。有时太热，一边招呼着生意，一边拿着帽子扇着，感觉自己像个小大人。卖冰棒跟卖西瓜一样，天气越热，生意越好。累的时候，想想一个暑假能挣几十块，那是相当可观的，就又有了劲儿。

还有一种副业，不用爬山走远路，就是拿着镰刀去砍艾蒿卖。河滩上的艾蒿，一片一片的。天蒙蒙亮就去砍，艾叶上都是露水，往往把衣裤都打湿了；但早晨凉快，一个早晨可以砍一小片。艾蒿晒几个太阳，然后把艾叶撸下来，等小贩来就直接卖了。邻县收干艾叶，价钱出得比我们这儿高，就是有点远。和父亲一合计，把艾叶装麻袋绑在自行车上，拉到邻县卖。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学着精打细算了，也知道生计的不容易。

读高中后，学业紧张，暑假就没搞副业了。每一样副业都沉淀在脑海深处，有时会突然从记忆的河流里泛起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  
2457901059@qq.com

## 暑假圆梦行动

◎马俊

哥哥上初中的时候，我上四年级。我们那时没什么娱乐方式，邻居刚子家有一台收音机，我和哥哥没事的时候就去蹭收音机听。

收音机里的节目太精彩了，有评书连播、有广播剧、有少儿节目“小喇叭”。刚子把收音机放在他家院子里的咸菜缸上，我们四五个孩子头挨着头围在一起听。大家都不出声，专注地听着收音机里的节目，生怕错过一点点。听到激动处，头一动就“当”一下撞到伙伴的头了。哥哥最喜欢的是评书连播，每天吃过晚饭准时开播。“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这句话吊足了人的胃口。哥哥经常在播完一集后捶胸顿足：“哎呀，又播完了，不知道包拯把那个坏东西铡了没有！”那么让人痴迷的收音机，还经常听不上。有时赶上刚子情绪不佳，一句“收音机没电池了，听不到了”，就把我们打发回家了。

哥哥回到家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咱家也买个收音机吧，我可不想去刚子家沾光了，平时还得巴结他！”母亲叹了口气说：“咱家没有闲钱买收音机啊！”哥哥显然已经筹划一阵了，马上说：“妈，正好放暑假了，我

可以挣钱！”

那个年代有什么挣钱的路子呢？哥哥要去城里卖桃子。我家有一个桃园，平时有人来桃园里收桃子，价钱便宜。可如果把桃子带到城里去卖，价格能翻一倍呢！我听了，也要跟哥哥一起去卖桃子，父亲看着我们俩雄心勃勃的样子，对母亲说：“让俩孩子闯荡闯荡，摔打摔打去吧！”

我家离城里有十多里路，哥哥和我用小车载着几筐桃子出发了。路上我要帮哥哥推车，他却执意让我坐在车上。哥哥个子高、力气大，我坐在他的小车上很有安全感。到了城里，我们奔着居民楼而去。那时的楼房不像现在这么多，集中在几个地方，哥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熟悉了这些情况。找了个地方停下车，哥哥对我说：“现在轮到你卖力了！你就放开喉咙喊‘卖桃子喽’，人家听到吆喝声就出来了。等咱们挣够了钱，立马买个收音机，再也不用受气了！”

我听了很受鼓舞，铆足了劲儿吆喝起来。我在学校是合唱队的，嗓子好，吆喝对我来说一点不难。再加上收音机的诱惑，我吆喝起来

更起劲了。

很快有人从楼里出来，见了我和哥哥，呵呵地笑起来：“我还以为是小孩闹着玩呢，原来真是卖桃子的！”哥哥赶紧搭讪：“我家的桃子特别甜，爸妈没空来卖，让我们出来了。您尽管买，分量肯定给得足足的！”那人笑得更厉害了：“你这小孩卖东西倒很老到呢，将来是个能成事的料！”

第一次卖桃子，我和哥哥就大获全胜，父亲夸哥哥是个做生意的苗子。后来，我们隔三岔五就进城去卖桃。

桃子收完了，我们也攒了一些钱。不过，这些钱仍然不够买一台收音机，父母见我们那么渴望，就把积蓄拿出来一些资助我们。

收音机买回来了，我和哥哥兴奋极了。我们听着收音机，经常一起开怀大笑。我喜欢上了收音机里播放的广播剧，也因此埋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。这颗种子，影响了我的人生。

那时起，我隐隐知道了，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全力以赴，能让人充满力量。当心愿达成时，梦想的宝盒会忽然打开，眼前一派璀璨……



## 为了买书，赚钱去

◎李成林

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周日早晨，母亲吩咐我到供销社打酱油，玻璃柜台里陈列着一本本小人书吸引了我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封面，头脑中想象着书里面的精彩画面。

从供销社回来的当天，我就找父亲要钱，他问我做什么，我就直接对他说：“爹，我要买些书看。”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让我坐在他身旁，抽着烟给我讲了一堆话。他告诉我，母亲有关节炎，不能干重活，挣的工分比别人少；而他经常胃痛要吃药，家里每年都向队里借粮过日子，额外就没有多余的钱。父亲一脸的无奈，我起身回到了房间，我不想加重他的负担。

那年我上初三，升学考试早早就结束了，暑假比较长。我的心中猛地产生了一个念头：去卖冰棍，用赚的钱来买书。

父亲也支持我，他找来几块板子，给我钉了个小木箱，把家里的自

行车修理好，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

冰棍厂离我家20多公里，我每根2分钱批发了来，卖3分钱，可以赚1分。

第一天，我跑了整整一天，尽管满身大汗，可到晚上冰棍还剩一半。

后来，我一边走街串巷，一边吆喝：“卖冰棍，卖冰棍喽！”刚开始时有点不好意思，慢慢就脸也不红了。见人我就亲切地招呼，这样生意便好多了，每次进的冰棍全部都能卖完。中午有时不能回家，我就自带馒头填肚子，渴了喝水壶里的水。

有一次，我经过一个居民家属院，由于我叫卖声大，有几只狗朝我狂吠，我也没在意，继续骑车往里面去。没想到，有只黑狗挣脱绳子奔向了我，我吓坏了，连忙转头冲出了大门。狗还在后面追，我车速很快，一不小心翻到了沟里，冰棍全从箱子里摔了出来。我赶紧回家收拾了

一番，没敢告诉父亲。

其间，我也遇到过好心人。一天，我去了一家工地，工人们正在建房，一片忙碌的景象。过来一名戴安全帽的男子，问我还有多少冰棍，然后对我说：“你别往别处再卖了，这些我全要了。”我感激道谢，他把工人们召集到一块，挨个分发冰棍。当时的冷饮除了瓶装汽水外就是冰棍。我的冰棍保存得好，又凉又甜，工人都吃得特别开心。

我卖了一个多月的冰棍，除去成本，也就赚了20来块钱。我用它全买了自己爱读的书，多数是小人书，如《地雷战》《兵临城下》等，还买了本长篇小说《杨家将》，大大小小共有十几本。闲暇时我就埋头阅读，足足过了个书瘾。

当年卖冰棍，让我有了书可读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它是对我的一种磨炼，让我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与毅力，它是我人生中的宝贵财富。